

惡人與詩

文 | 崔灿灿

趙趙是個會講故事的人，當你入神的時候，他總能在不經意間，埋下引線，並早早的將結果鋪陳。這些故事，有些是他的經歷，有些是各處得來的見聞。故事裡飽含秘密和經驗，如果在遠古時代，他在部落裡不是智者，就是巫師。

故事導致認識，也改變認識，認識便是在這種關係中傳遞，靠著各種故事的堆砌，經驗不斷繁衍。我們記住一個故事，便能記住一個人，於是故事成了這個人的另一種肖像。當關於他的故事不斷變化時，亦如人的胖瘦與衰老，他的形象就從未靜止和終結，自畫像系列亦是如此。

講故事的人，總是見識廣闊，閱歷豐富。像一個人的口音，當他混雜著多種腔調，他一定去過很多地方，見過許多事。幸運的是，在漫長的一生中，我們總能碰到這種人。孩童時，爺爺像個寶葫蘆，有說不完的故事，伴我們上床入睡；長大後，各種書籍和經歷像一扇扇窗戶，送給成年人的夜間故事，有快樂和激勵，但也有失敗和痛苦的哲理。故事讓我們可以從一個細小的鎖孔，窺視整個房間，看見不同的世界。

竹筍在破土前，要在黑暗的嚴冬中等待許久，發育成長。它必須奮力抗爭，才能和自然抗衡，看到陽光和春雨。破土後，它長得低矮粗壯，黑黝黝的身上掛滿泥土。沒長開時，它有各種可能，也飽含著未知的力量，孕育著一切。這是竹筍的張力，沉悶的成長，在趙趙畫面中以物言志的象徵。

桃子卻有別樣的寓意。神話裡吃了王母的蟠桃，便可以長生不老。它是貢果，也是壽星手中的聖物，在傳統文化中象徵著生命的延續和永生。桃子，也極具誘惑，飽滿多汁的有些情色。粉色總讓人想入非非，絨毛又讓你渴望撫摸。它像是亞當夏娃故事中的禁果，象徵著欲望的開始，一個始終需要救贖的新生。這是桃子的誘惑，也是趙趙畫面中睹物思情的蠢動。

題材在趙趙的繪畫中，有著獨特的屬性。他從不寫生，也不會按照過去的標準，尋找一些可入畫的靜物。造型、色彩和構成，皆不是他考量對象的首要因素，繪畫的標準，從不是趙趙的負擔。說是題材，其實有些隆重，他所描繪的更多的是一種自由的、私密性的感知和妄想。哪怕是一個相同成熟的畫家，與他描繪同樣的物件，也畫不出那種只屬於趙趙的獨一無二的感受。題材只是趙趙自己這片土地上的獨有產物。

我更願意把趙趙畫面中的物件稱之為「風物」，一種萬事萬物皆有其精神和欲望的象徵，它可以詠物，言志，移情。例如竹筍的精神，桃子的欲望。只是，這些風物在變成繪畫之後，有著躍動的生命和現代詩的憂傷，亦如法蘭西斯·培根畫面中猙獰的欲望，扭曲的表現，晃動不安的身影。

感知總是創造形象，一個竹筍，或是桃子，或是壽星與惡人，在趙趙不同的畫面中有著千般面孔。像是自畫像中不斷重複的形象，複雜而又分裂的多種情形。或者說，畫家生命中有多少種情形，形象便有多少種樣貌。有時，它是在漫漫長夜中，火焰般生長的竹筍；有時，它是一個欲望不斷湧動的桃子，有著動物般的兇猛；有時，他是個會講故事的壽星，寓意著經驗的多面性；有時，他只是為了威懾，變成惡人的樣子，如金剛、如護法、如天王。或者說，感知和妄想在趙趙繪畫中，成為

一個細胞，它不斷的生長，變異。在這其間，簡約的構成，處處精妙挑剔，一個比喻，或是一次象徵，都像吟詩一樣煞費苦心。然後經由繪畫的技藝，克隆出一個多元的、撕裂的、如影隨形的虛像世界。

在感知繼而妄想之後，趙趙的繪畫，比詩歌嚴謹，比繪畫自由，在詩與畫的縫隙中，成為另一種詩畫的寓言。

風物與詩，在趙趙的繪畫裡變成了幾則具有警示性的故事。竹筍在成為竹之前，粗壯有力的外表和沉悶無言的等候，寓意無限，但是，變成竹子之後，卻只能朝著一個方向生長，只剩慵懶；桃子，生命延續的寄託，喜慶吉祥的嚮往，卻又是欲望導致的誘惑，情欲之苦的貪念；一個老壽星鼓起的腦袋，積累著歲月和年輪的豐富經驗，但也可能是一顆毒瘤，一個暮氣沉沉，老謀深算的處世之道，它隨時可能從營養變成規訓。於是，趙趙的「風物」具有了另外一種指向，關於故事中的罪與罰，是與非，關於生命變化的寓言詩，一種象徵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混合體。

這個展覽更像是趙趙的一本繪畫日記，自畫像作為故事的序曲，講述了一個有趣而又曲折的故事。這個故事將我們的視角拉回個人感知和自我觀照的旅途，托腮的形象有著各異的神情，指向我們生命中所經歷的不同情形。

起初，“自畫像”浪漫而又純粹的存在。之後，自我經歷成長之路，善與惡，是與非，結伴而行，肉身亦被重塑，“惡人”便脫殼而出。直至，一個新生命的出現，趙趙由子為父，對成長的思考，變得憂心忡忡。他深知人生路風雨兼程，喜憂參半，只能不斷抗爭與救贖。成長終歸變成衰老，經驗的積累終得人生的果實。於是，父親成為爺爺，經驗亦真亦假，亦正亦邪。額頭鼓起的包，既是智慧的象徵，也像是一顆惡之花般的毒瘤。

趙趙是個會講故事的人，他無心褒貶善惡，自畫像、父與子、桃子、竹筍、壽星之間，互為因果，也為動機。它們彼此糾纏，也彼此嚮往，只是對與錯，好與壞再也不是涇渭分明。這便是成長中，人性和秘密。每個智者都在講述著本初和代價的輪回，生總在死之後出現，桃子總是長在潰爛的傷口上。每個惡人也都捏碎過豐滿的桃子或是天真的臉龐，只因這個桃子是神話，也是誘惑。

最終，惡人在尋找詩的階梯上，時而柔軟時而骯髒。